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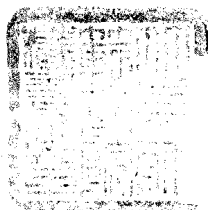
斜坡文談

刘心武著

斜 坡 文 谈

刘 心 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8844

1108844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朱展程

斜 坡 文 谈

刘心武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02,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书号：10078·3818

定价：2.00元

DE 75/32

斜 坡（代 序）

一

斜坡。

上攀艰难。

下滑容易。

二

有时，我觉得写作容易。

有时，我觉得写作艰难。

觉得容易时写出的东西，往往使我痛苦。

觉得艰难时写出的东西，往往使我欣慰。

三

一篇作品发表了，刚收到印出的样子时，我总忍不住要连续读上几遍。一个人，悄悄地读。夜晚，就把它放在枕边。

但只过了一个月，不，只过了一个星期，我便不能再去读它。想到它，我便愧悔，有时真愿我没有把它拿去发表。枕边焉能容它？把它放到书柜里去，“眼不见为净”！

四

喜欢人说好吗？容得人说坏吗？

自己觉到的好处，人家说出来了，的确欢喜。自己觉到的短处，人家指出来了，的确痛快。

自己觉到的好处，人家偏认为糟，此时倘说心里欢喜，那是假话。但愿思考，愿自省，所以，虽不欢喜，却欢迎。

自己觉到的坏处，人家偏赞扬，此时心里不厌，那也是假话。但亦愿思考思考，愿体察，所以，虽颇烦厌，却也愿听。

总之，不怕褒贬，怕冷寂无声。

五

苏联著名戏剧艺术家梅耶霍德说过这样的意思：一个作品出来，倘若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说你好，那么你是彻底地失败了；倘若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说你坏，那么你大概还有三分长处；倘若一部分人如痴如狂地欣赏，另一部分人恨不能把你撕成两半，那么你就真正成功了。

梅耶霍德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实践，是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丹钦柯他们相左的。他们个人之间可以算得朋友，他们的艺术活动却各成一派——且是有所冲突的一派。

梅耶霍德后来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捕，并消失在大墙

之后。

当梅耶霍德被捕后，有人去问丹钦柯，他有何感想？丹钦柯表示愤慨：“你们为什么来问我？问我对关闭梅耶霍德剧院有什么感想，就象问沙皇对十月革命有什么感想一样愚蠢！”

五十年代初梅耶霍德在苏联得到平反。重新出版了他的著述。他所进行过的戏剧试验，又有人接续着进行，并使之发展。

在丹钦柯的回忆录中，大量提及梅耶霍德——丹钦柯始终不欣赏梅耶霍德的戏剧观念和戏剧试验，但他对他始终尊重，充满理解、谅解和深情。

据说六十年代以后，对梅耶霍德那一套又有了争议，人虽平反了，他的艺术观念却始终处在一部分人如痴如狂地欣赏、另一部分人恨不能把他撕成两半的境地。

这桩在外国发生的事常引起我深深的思索。

梅耶霍德真正成功了吗？

象他那样去追求成功，犯得上吗？

这也许恰证明我有多么死心眼儿——外国的事，外国的人，离得远，挨不上，老琢磨这些干什么！

六

作家写作品，应当死心眼呢，还是应当活心眼？

作家应当有稳定的见解。这见解首先应来自他切身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的广泛观察以及深入的思考。一旦形成以后，他应当稳定地将其渗透于他的作品之中。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他应当“死心眼”。

但作家应随着时代的步伐、生活的演变而进步。他不但应当丰富、发展、修正他已形成的见解，而且在他确实认识到自己的见解不只是缺乏完备性和坚实性，简直大方向已经谬误时，他应当不惜痛苦地向过去的见解告别，在生活中去寻求、形成并使之丰富为一种新的见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又应当“活心眼”。

大批读者，更喜欢“死心眼”的作家，即便那“死心眼”已经过时甚至谬误，但作家的真诚，作家对生活的真实描述，作家对人物的栩栩如生的真切描写，作品所散发出的艺术魅力，却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于是读者原谅了作家那“死心眼”的谬误，仍给予他好的乃至极高的评价。比如对于死心塌地鼓吹“勿以暴力抗恶”的列甫·托尔斯泰，亿万读者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活心眼”的作家往往失掉许多原有的读者。倘若那“死心眼”“过活”，则他恐怕很难维系住一个稳定的读者群。有一种“活心眼”的作家，在社会生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他总处于最规范最正确的地位，也许他每一次转变都是绝对真诚的吧，但他往往在读者中最没有威信。是读者不对吗？

七

知道自己的短处，这比知道自己的长处更为要紧。

知道别人的长处，是否远比知道别人的短处更为要紧呢？不，我不这样认为。在别人的长处面前一味自觉形秽，战战兢兢，那么只有两个结局，一个结局是亦步亦趋地追随

模仿，一个结局是在烦悔和自卑中抱惭而退。

要同时知道别人的长处和短处。严格意义上的同时！

八

嫉妒是一条毒蛇，它只能使你沉沦。

“较较劲”却是一条鞭子，它能催促你努力。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话容易说。真这么想、这么做并不容易。

有时人临渊不是羡鱼而是妒鱼。羡慕、钦佩与嫉妒、仇视只隔着一层纸。谁从这层纸前面退走，去咬着牙结网，谁就有可能成事。谁捅破这层纸朝前昏撞，他不是为害别人，便是戕害自己。

有的人虽临渊羡鱼，退走后却并不结网。这不一定是坏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结成网，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用网从渊中捞起鱼来的。知己知彼，审时度势，量力而为，施才而进，从而决定不结网，另去经营别的有益的事体，我以为也是智者。

一旦退而结网，便应咬牙坚持。我知道这样两个文学青年，他们一同起步尝试创作，几年后，甲发出了作品，并名噪一时，乙却依然未能出山。有人问乙：“你作何感想？”乙答：“让他二年！”

“让他二年！”我以为这句话掷地可作金石声，意味无穷。

乙既能说出这么有味道的话来，我相信他极有成功的可能。

九

创作心理学。

有这么一种学问吗？

倘若早已有之，那么我求知心切，极欲将这类著作、文章攫而读之。

倘若中国目前尚未建立，那么我渴极待饮，切盼有人能写出这方面的论著。

我们的杂志上登过了不少向文学青年谈生活是源泉、读书很要紧、基本功不能跨越、师傅只能领进门而成事还得靠自己……以及介绍各种具体写作技巧的文章，但专门剖析创作心理的文章，似乎还不多见。

人在进入创作状态时，他的心理结构与平时是不一样的。他需要逾越的心理障碍，会陡然增加许多倍。一篇作品不能写完、不能写得比预想中的好、不能修改下去……除了生活、思想、修养、技巧诸种因素掣肘外，不能自觉地、坚韧地逾越某些心理障碍，也是原因之一——具体到某一次创作中时，甚至会成为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应当发展创作心理学。

十

下笔前，应把别人所有的意见都一再地加以考虑。有时意见甚至不妨一而再、再而三地琢磨。

下笔时，应当把别人的意见搁到一边，再不去想，而完

全依照你自己独有的想法放松地、执著地去写。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

于北京垂杨柳

目 录

斜坡（代序）.....	1
-------------	---

第 一 辑

半篇自传	3
鸡啄米	11
秋收时节念春播	25
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28
我走了三步	33
——《大眼猫》后记	
与孙犁同志的通信	43
写在水仙花旁	47
——复冯骥才同志	
我掘一口深井	53
——生活问题随想	
一次艰辛的再创作	73
——谈《如意》的改编	
关于《钟鼓楼》的通信	79
这个孩子叫冷静	83

我写《钟鼓楼》	88
多层次地网络式地去表现人	97
风正一帆悬	101
试试看	109
《立体交叉桥》德译本序	112

第 二 辑

读《土地》三部曲	117
他在吃蜗牛	124
“复调小说”和“怪味小说”	126
春风又绿江南岸	128
——读孔捷生《南方的岸》随想	
一阙森林交响曲	135
——读《森林，人在深邃幽远中》	
让孩子的眼睛善于发现	145
——《儿童文学》一九八二年获奖小说漫评	
池塘生春草	150
——读冯亦代《龙套集》	
有个戴鸭舌帽的人	153
——读刘湛秋的无题抒情诗	
魅力所在，令人信服	157
——《西安事变》观后漫笔	
碧海青天夜夜心	166
——观黄建中新片《良家妇女》	
在“新、奇、怪”面前	170
——读《现代小说技巧初探》	

尝鼎一脔话性格	179
一篇小序的由来	186

第 三 辑

绕	197
艺术个性问题浅谈	202
怎样选择题材和提炼主题	211
——在《北京文学》小说创作讲习班的讲课	
情节漫议	221
小说语言问题之浅见	228
小说创作中的几个内部规律问题	239
——在昆明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从“单质文学”到“合金文学”	265
关于文学本性的思考	272
后 记	301

第一辑

半篇自传

我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母亲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儿已经八岁。当时家庭生活困窘，母亲不想再添累赘，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热情，给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

后来母亲一度带我回到老家安岳县。我的祖籍是安岳县龙台场高石梯，那是一个极其偏僻的村落。我始终没有回到过那个村落，尽管后来我不止一次回过安岳县城，并且有一次还回到过龙台场。老家安岳县永远能在我心中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记得它的一家理发馆中，有着一面用四排二十四把蒲扇联缀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轮和绳索构成一种机关，理发师傅给顾客理发时，可以用脚踩得它上下搨风。也许如今它早已被电风扇取代了吧，但故乡的那种特殊情调，既已储留心中，却是任何新奇的东西都不能淡化的。

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我们住在南岸，隔江与重庆城区相望。推开我家房舍的窗户，长江永无止息地流淌着，对岸

是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纤夫那悲壮的号子声一起一落地飘来，缝缀着大补丁的灰帆时隐时现地浮过……晴天很少，雾气常来，到了晚上，对岸的万家灯火仿佛无数只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无比神秘。

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一九五〇年，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我们全家随往。从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刚到北京，我是一个顽固的“小川佬”。因为错过了新学期的开始，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小学愿意接收我当插班生。我插进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坚持说四川话，其实我心里早就会说北京话了，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弄得老师皱眉、同学取笑。我记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事同老师顶了嘴，那老师气恼之下，便把他从我们三年级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级教室，当场宣布了他的降级。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强刺激。我在个人生活经历中第一次体验到了对不公正的事情的义愤。我忍不住对同座的同学说：“干嘛？！”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说北京话。

那所私立学校从校长到教师概由一个家庭的成员充任，整个学校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不等国家对它实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让我转到了另一所公立学校。在那里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最令我难忘的业绩，是有一回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我竟被推选为班上的参赛者之一。经过反复预习和试讲，我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赛台，但我刚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灵感与勇气，结结巴巴地支撑到故事的结尾，在同班同学责备的目光和喷议中走下了赛台。从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